

著我生靈天

# 崇金黃



上海三益書社發行  
上海新文化書社代售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重版

黃

金

崇



全書

著作者 天虛我生

校訂者 倚紅仙

出版者 楠園編輯社

發行者 莫釐俞幼甫

印刷者 三益書社

版權准印所 翻印

總代發行所  
中四馬路  
市新文化書社

寫情小說 黃金崇 下卷

天虛我生著

既別。等兒言歸於家。吾母以爲予與阿文俱歸者亦置弗疑。因予病中亦不令予久侍。並弗提及。等兒惟素卿在側。時時流盼。及予意似憐予而更笑予者。比至寢室。詢其所以笑予之故。則固言無之。第令阿錦掃簾。勸予小憩。已則坐於床脣。絮絮以問予之病狀。予因述之。且言今已霍然。素卿殊弗展懷。請之。吾母延醫爲予診視。醫則張大其詞。謂予之病實至複雜。然予自分則已無病可言。飲食亦能強進。惟素卿必弗令予多食。其視我身。殆如秋間之蟋蟀。而其勤護我者。亦如叅蟋蟀也。往時予病。必有小疊與素卿相替爲侍。今則小疊去。猶未返。乃致吾母時來榻畔。爲視湯藥。予心實爲不安。一則無敢當此老人之勞。一則反以間隔我兩人之親愛耳。直至更蘭安枕。始獲與素卿相偎傍。素卿詢予。何以作此哀痛之書。以駭人。予因笑曰。是蓋我之病。

疎耳累卿驚憂實爲至歎素卿哂曰竊恐他人之驚憂較我爲甚予曰箏兒乎惟箏兒不遂予願致負吾姊撮合之心我之怨恨於箏兒者實至深因之深自悔惜致成心疾素卿笑曰然則於今殆已獲得心藥愈此心疾矣予曰足以治我心疾者其惟我之心肝言時則攬之於懷素卿避而遠之且嗔曰何來此等俚言殊非予所熟聞予曰卿嘗讀書豈不讀劉曜載記隴上歌云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則此心肝二字亦殊典雅素卿笑曰惟汝熟讀杜工集故有此杜撰之之典予曰冤哉明日當檢晉書與汝證之素卿曰孰與汝於枕邊討論典籍予曰惟卿可與語此甯不令我愛而可矜素卿曰惟予生平最不喜聆謔語惟汝則無在不以謔語對我此等諛辭在我受之實以爲訐今試問君果於今日歸耶予曰吾摯愛之妻今吾言之幸毋以告阿母予乃盡舉日來所歷之境舉以陳之述至定情。

之事。素卿以指撓予頰曰甯之羞哉。今汝乃以彼人之情狀述之於我。適莫有時亦以我之情狀述於彼人矣。予矢之曰苟如卿言則必墮入犁舌地獄。素卿見予急誓則以手掩予口。予愛素卿實已至於無可如何則以齒囁之。曰此殆爲粉花所搓我必啖而嘸之。素卿歛手曰嗟夫珊君汝殆自忘其病矣。惟予不忍使君益病請枕予臂而眠。予知其言實諷爭兒則不免有所懷慙。蓋予與素卿共衾處者三年於茲平昔之夕但有引我之臂而使素卿枕之如今夕者實爲創舉。予雖樂於枕之而心中則殊弗忍顧又不忍拂其美意。第覺溫香一縷自予項門而入散被四體予身有如鶴製略受溫度遂欲溶化而栩栩之夢魂則與素卿幻爲雙飛之蝶聯翩而入黑甜之鄉朦朧間忽復憶及予身乃枕素卿之臂而臥因卽自驚而醒挽而垂之於時皓月滿窗直透紗幃而入照映素卿之面其瑩潔有如珠玉眉綠如烟鬢朱欲滴此

其睡態之妙雖令名手摹畫要亦不能得其神似予愛素卿至於極點則亦不能自禁者庸知明日之日病乃大劇吾母下令使予夫婦異寢一室之中乃置兩榻褰幙相望有若隔河之雙星此情此景轉覺勝於平時嘗作無題四首刊新疑雨集中云。

六幅風簾裏碧烟絕無人處許憑肩紗厨小隱花籠霧羅襪輕兜月上弦握手未溫嫌草索柔暎微熨礙花鉏就中偏有違心處惱我霞裾故牽帳額銀鈎一指挑湘妃簾子襯冰綃却當鴛枕承頰鬟索取鸞衾護細腰口角春情容易得眉心嬌態最難描未甘交頸和香睡好把柔魂細細消生來花樣怕吹彈偏耐深宵被角寒憐爾腰軀因醉軟羞人眉眼對燈看不遮月帳心還怯肯貼雲鬟夢始安曉起扶肩搓眼笑睡情猶滯小眉端花影登牀起獨遲睡棠雙頰暉胭脂投懷婉轉拈腰帶索手溫存理鬢絲逗

我嬌憨嫌婢笑。描人情態惱。耶痴臨妝不許凭肩看。防備鸚哥說與知。  
讀吾書者當知。予在病中實享無窮之艷福。特惜病日不多。一月而後遂復初狀。湘谿來書促予往。予因念及箏兒贈予之茉莉。殆將憔悴死矣。因之願言客去庸知阿文不謹極欲見好於吾母。則以前次瓜山之游與夫此次臥病於箏兒家事。纏縷瑣屑陳之吾母。吾母乃謂箏兒實爲予之病魔也。度予此去必將又蹈前轍。遂命內子作書以謝凌夫人。請辭斯席而局予於家。跬步不許離膝下。予惟心中苦念箏兒顧阿文已爲吾母所制。別無傳書。遞簡之人素日爲予腹心者。惟花農而已。其母召歸迄猶未來。環顧室內。實無可以指揮之人。則惟托之吟咏抒我積懷。我於其時乃成箏樓紀事詩百八十首。詩冗故弗錄。別有專集素卿見之。則曰嗟乎。我誠不解箏兒之。心。彼其與君果有情耶。抑無情耶。如爲有情。則溫嶠之聘胡爲弗納。如爲無。

情則謝。鯢之挑胡爲弗拒。予曰。此無他。彼特畏我阿母之嚴耳。素卿曰。阿母雖嚴。亦未嘗能啖人。獨不思我何以處之泰然。予曰。箏兒之爲人。實不可與卿比。彼於家庭之間。小有不憚。則卽憤然呈露。不稍自抑。對於彼母。且猶如此。故予嘗以箏兒此種舉動爲不可妻也。而况乎妾要之箏兒者。但可與爲膩友。彼則自視過高。矯縱且慣。果使與卿共處。則我將負種種之罪名。果欲妻箏兒者。必能爲淳于之贅。而後能安然而我非琵琶記中之蔡伯喈也。故予此種熱念。實已降至冰點。以下所不能忘者。則情根已深。因之歡苗愛葉。時時復生。而不能芟。要之三生石上。不過有些微影響之因。並無美滿圓成之果耳。素卿曰。以我思之。箏兒果有心者。何妨別以金屋貯之。予曰。此豈可以請之吾母哉。素卿曰。阿母之前。或能得間進言。惟不審箏兒以爲何如耳。予曰。箏兒之心。我固知之。苟以此言問之者。則必指其所居之室。以爲無殊。

於金屋也。且我亦嘗思之。我苦必使爭兒離羣而居。則我之身殆不許我須臾離矣。果使我爲孤獨之身。或則與卿夙存惡感。視若仇讐者。則我必能安之。然而我之於卿。又爲不可須臾離者。我無分身之術。而乃爲此尋愁之舉。豈不自速其死歟。天下事莫非有分苟逾其分而求者。則其病必有甚於夏畦。吾姊休矣。請母再爲此言。亂我心曲。素卿笑曰。然則將何如。予曰。子輿氏有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素卿笑曰。然則我寧爲魚。予曰。汝爲魚者。則我爲水。若或須臾離我。殆將索汝於枯魚之肆矣。素卿曰。嗟夫。珊君我誠不能須臾離汝。故我之心實願爭兒與我與君共處一室。則我三人庶無缺憾。今我思之。湘谿爲君熟地。君其請之。阿母擎我偕往。卜居於彼。而迎爭兒與俱。實爲無上之策。予曰。使阿母獨居於此。孰爲奉甘旨哉。素卿曰。在理不當。如是惟妯氏以有我。故得不長侍膝。

下今使代我之職在情亦不爲過君若以爲然者則請得間試告阿母如何。予因深長思之似覺此策實爲有利無弊惟予殊不敢以請之吾母因念能爲此語者厥惟小曇素卿亦謂非小曇不可乃與商量馳書以促小曇之來。吾母以小曇去久切盼其至庸知小曇書來乃有出人意料之事其辭云小曇蒙太夫人豢養十年犬馬之報方期畢世庸知可憐夫竟於前月猝膺急疾舍我而逝人生遭此慘失所天未亡人之痛苦自可想見顧我竟獨之身亦無塊肉遺留慘戚之餘欲從我可憐夫於地下者屢矣抵爲太夫人經手事項紛如亂絲急切不能爲理果使撒手云逝抑何以對太夫人愛重之素心用是特留殘喘將俟交替而後婉轉就死詎奈病魔相纏月餘以來臥病勿起頃奉召命益令惶恐無地曇不敢以噩耗報之太夫人者竊恐太夫人爲小曇增憂耳今茲不敢不報惟冀太夫人憐鑒未亡人之苦衷寬其假限。

環銜草結無論死生不敢有負慈恩也云云吾母泣然曰傷哉小曇乃竟遭此大故其悲慟正不知奚似予讀其書亦爲小曇設身處地以思則覺此情此景實爲人生第一難堪之境彼與螟蛉之愛情實至且篤乃爲區區黃金所崇至不獲與共居處惟其愛戀之情則愈因離別而愈深也今茲竟成永訣揣彼小曇之心夫豈不欲從之地下果使小曇竟從其可憐夫於地下者吾書亦得展放一種異彩乃爲吾母權衡子母之故至其不能自由而死嗟乎小曇小曇之所以不能死者黃金之力絆之耳然使小曇而死吾心亦將悲慟至劇則其不死要亦不能不歸功於黃金矣然而小曇之忠於吾家亦誠可貴而難能故吾母命予馳書慰之且給百金助葬其夫令其就痊即來予家小曇之感激吾母自可想見因之月餘而後小曇來稟乞許掣其弟婦及姪女來役予家蓋其家中別無他人矣吾母許之小曇遂於重九前三日

挈眷而至。其弟婦曰阿小。年可三十以上。亦一未亡人也。姪女則曰愛雲。年才十五。雖係鄉村女兒。亦頗娟潔可喜。小疊則縞衣素袂。淚眼愁眉。益形姣好。以故吾母之愛憐彼者。益重於平時。非必以小疊之顏色爲可愛。實亦憐其爲未亡人耳。吾母自吾父逝世以來。茹素迄今已十三年。小疊乃亦效吾母所爲。營齋。綉佛。相與爲伴。漸亦忘其悲苦。惟對於予。則矜重甚於往時。故予亦無敢與之多言。曩時素卿之所主張。遂亦無由得達。惟予此時與予素卿形僂影共。跬步弗離。心目中亦幾幾忘箏兒矣。非予忍心遂忘箏兒其實。箏兒實有必欲使予冷心者在也。當予病起之初。吾母約束予嚴。不獲往訪箏兒。嗣因素卿有卜居湘溪之說。予乃乘間一詢箏兒。庸知箏兒殊不爲然。其意若曰。一夫一婦。至於終身。實爲彼之素願。亦既有所不能。則亦無復他望。所以不能忘情於我者。惟十三年愛慕之私。不能自己耳。彼之於我。亦猶

我之於彼。則是使君有婦羅敷。有夫庸何傷哉。嗟夫。諸君。我與。箏兒。初不。過。  
爲。膩友。十餘年。未嘗。涉於形跡。乃以一念。不慎。遂相率而。蹈入。孽網。予初。以。  
爲。自茲。而往。箏兒。之身。舍我。莫屬。我固不甘。爲始亂終棄。之行者。庸知。箏兒。  
乃甯。認爲。愛情。之報。酬。幾使。旁人。視我。之身。抑若。箏兒。之面首者。然嗟乎。諸。  
君。我與。箏兒。之情。自視。以爲至高。且潔。一着之失。已自追悔。莫及。而乃忍。於。  
居此哉。非必謂我。之身。寶貴。甚於。箏兒。實我。視。箏兒。之身。寶貴。至於。無倫。故。  
我。自覺愧對。箏兒者。至於。莫可。自贖。職是之故。深自懺悔。罪過。風流。以爲一。  
之已。甚其可再乎。存是一念。轉以不與。箏兒。時時相見。爲幸。嘗誦。相見何如。  
不見。有情爭似。無情之句。則覺古。人之言。實獲我心。耳。然在。箏兒。一方。亦殊。  
不以我爲薄倖。間嘗置酒。相招融。然渙然轉覺。無所罣礙。從前心理。彷彿我。  
兩人者。實有債務之關係。箏兒爲債務者。我則有若債權之人也。及至於今。

似覺從前孽債實已悉數償盡。我無可以行使債權之處，而爭兒亦無履行債務之必要。故予兩人之交轉淡如水矣。吾書遂亦無可記述。仲冬之月，素卿乃舉一雄。因夢玉麒麟而誕。吾母乃名曰之琪。孕凡十二月，產兩晝夜。始分娩，其危險實至萬分。時予製有玉麒麟慢詞兩闋，紀其事曰。

搗麝成塵燃犀代蠟。銀籠繡褓薰香透流蘇帳。背最憐他擁被深更微聞嬌喘。朝來已見眉山皺。悔當日痴情忒甚累伊。如此消受蒲團初稽首乍激發如天大願。瓣香禱罷從新跪。（予素不佞鬼神，時至無可如何。乃有此希冀萬一之呼籲。）挨殘銅漏要除非選取良辰。黎明時候黃雞再唱晨光。逗是何處鴉鳴鵠噪錯敎忙。問安否。

瓦竈留香銀缸接蕊。惱人兒女侵晨起。（時仲嫂已有二女）癡小婢照常注滿銀盆。要儂梳洗。廻腸九轉渾無計。我宗祖神靈偷在此。身倩願相。

替是誰。新法紀鎮不許和伊見面。生教熱煞鍋邊蟻。（予家慣例。凡臨  
娩。勿許夫婦相見。予尤善哭。足以亂人心曲。故吾母禁予尤嚴。）蘭湯百。  
沸耳根邊。一陣喧嘈道聲恭喜。生男我本尋常事。喜的是個儂。無恙。但儂。  
真已愁死。

右詞實於當時情景。言之綦詳。足抵吾書一章。故吾書遂不復述。彌月之日。  
親朋齋至。從兄及兩嫂咸集。仲兄季弟亦與焉。予家自析居而後。弟兄幾如。  
賓客惟此一日團聚極歡。自是而後。從兄遂走馬應官長兄亦往吳門聽鼓。  
仲兄季弟依然各往就業。予在家中既久。轉復自覺無聊。素卿則玩弄小兒。  
以娛吾母。其視小兒之可愛。實有甚於我也。雖有乳媼保姆專弄此兒。而素。  
卿猶爲瑣屑躬親。直欲擊之掌上。嵌之心頭。雖使奇珍羅前。異寶入握。亦必。  
不舍此。而取彼也。入夜必令乳媼抱置衾中。俟已睡熟。方許捧之而去。其在。

曩時素卿之心目中惟有我耳。今則我如憎此兒者，素卿必爲此兒之代表。還以憎我。故我嘗作步蟾宮小詞以調之曰。

歡嗔顰笑由他慣。看不厭枕邊燈畔是誰教。你太娉婷怎怨得阿儂廝纏輕離暫別還牽絆。儘耳鬢廝磨休遠不該生個粉孩兒便分與恩情一半且不第此自有此兒以來素卿以曾經磨難遂引前車爲鑒其待我者有如孔子之待鬼神我以愛惜素卿之故權衡苦樂亦不敢蹈前轍而於是夫婦之間亦無異於姊弟間矣。

明年二月湘谿書來囑予往爲辦理交替蓋凌君已屆瓜期而受替者爲壽君某其公子嘗從予學琴知予稔悉湘谿權務故必促予往爲助理予本不喜交遊殊弗欲往素卿則謂居家無事而日用之費近且增多吾母僅給月費十有五金兩媼兩婢胥賴於此加以予之好爲濫費沽酒也買花也鐫書

板也。行必車而游必舟也。其貲果安所出則開篋出券以示於予。皆爲釵鑊鉗鉏之質半載以來已達二百金以上。予爲之黯然無歡。因念吾母則以儲金出貸於人。而吾妻則以釵鑊質而贍我。平心而論吾母誠無以對吾妻也。旣而思之。凡人處世孰不負有贍養父母妻子之責。吾乃轉仰給於父母妻子也不其悖乎。假使吾父無所遺存。吾母不爲居積。吾妻亦無尺寸之儲。則吾豈竟凍餒而死。豈竟使吾母妻亦與之俱凍餒死歟。乃自有生以來。不問菽麥。長此以往。吾將何以自立。遂乃決心圖進力謀。有以立足之基。顧於一時。殊不可得。則亦不得不爲聊以解嘲之舉。遂復束裝以赴湘谿。壽君之爲人極形粗鄙。予與之友。殊弗稱。惟其公子則姣好有若處女。較之其父適成一反比例也。顧壽君待之頗嚴。其在家庭間之窘苦。實有甚於我者。故我兩個人視若惺惺。曾不多時。忽爲乃祖召赴滇中渠遂別我而去。瀕行判襯幾使。